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九十三上

詳校官中書臣李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安宇樂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九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阡表

瀧岡阡表　宋歐陽修

路南北曰阡漢京兆尹曹氏葬茂陵謂其道曰京兆阡原涉慕之起冢表曰南陽阡公表瀧岡葢取其義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

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葢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賔客其俸禄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

免於母喪方踰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

猶夫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嘆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固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

得禄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叅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曽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曽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呉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

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碣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

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户食實封一千二百户修表

諸暨方孝婦石表辭　明宋濂

嗚呼是惟孝婦方氏之墓夫孝未易稱子獨歸之孝婦而不靳者將以愧為人婦之不孝者也孝婦姓方氏諱

迎越之暨陽人生二十七歲歸同里楊君敬敬有母何
氏孝婦左右就養惟恐違其志何病腑道澀不能親御
偃溷孝婦浸之湯盆中以指深出之積歲之久手文皆
龜裂而孝婦未嘗有倦色昔人有為親浣厠牏者史臣
尚以為難載之於策矧孝婦之事尤人所難者邪人之
所難者且若是則孝婦其他之行弗問而可知也嗚呼
是尚不得為孝婦矣乎使如此而不得為孝則夫勃谿
而不恭者乃足為孝乎予自成童時讀劉向所傳古孝

婦事以為斯世何為無此人心雖未敢必其無然歷三十餘年卒不能一逢嗚呼予豈意今於曁陽乃見之也曁陽距余金華僅二百里予昔嘗兩至其處而不知有孝婦至今始得知之嗚呼予又意世之如孝婦者夫豈少哉特以不遇於君子故湮滅草萊而人弗聞之耳其弗聞者予固無如之何其幸而得聞者可不大書揭之崇阡以愧人婦之不孝者耶非惟愧人婦也抑將愧人子也孝婦性儉慈頗知讀書嘗粥田教子父惪在母張

皆官族年六十一生二子恒慧其卒以至正二年九月五日其葬於馬鞍山以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云

彭氏義阡表 王直

彭氏義阡者葬彭氏之死於義者也當元之季豪傑並起椎埋剽竊之徒亦相煽為亂龍泉羅邦其一也彭氏居邑之雩溪世為仕族於時有文遠者英偉有才畧卓然為一鄉之望歲辛卯賊勢浸盛官軍不能制乃散財發粟集義兵以保鄉里賊頗畏之壬辰江西行省叅政

全普庵薩里開分省於贛命張萬户守龍泉許辟署從事張辟文遠為護民廵檢𢙣其軍領民兵守北門賊引衆及城下張與文遠屢出戰不勝因閉城堅守以待救癸巳春城中食盡且無援張夜率衆棄城去文遠殿舟至螺灘賊追及合戰衆饑困不能支勢且北文遠使從弟大遠馳騎請兵於吉以圖興復率敢死士大呼奮猾入賊中欲刺邦不得殺數人賊亦攢槊向之文遠創重遂被擒大遠走告吉安總管為移檄泰和同知楊其使

以兵復龍泉兵至境大遠為前鋒踰章村河涉南洲河會風雨大作河水暴漲兵大半不得渡賊以衆蹴之遂擒文遠兄弟同日死於賊是年三月十一日也賊既得志憤彭氏倡義圖已其兄弟子姪有先在軍中或竄伏田里者皆捕而殺之自文遠而下凡十九人又婦女二人我太祖高皇帝既受天命削除僭亂以興太平彭氏族屬之存者休養生息今七八十年日以繁盛蓋詩書禮義之澤未艾也然其老長閒居族坐相與談向時事

未嘗不慨嘆文遠兄弟之英風義烈且深念夫死於其難者之無辜而皆不能歸壟或無以嗣其後葢盡然傷之嶷文遠之再從曽孫項城令仲恭甫之賢子也聞諸老長而有慨於其心乃即雩溪大塘口之原開兆域營冢壙倣禮各為木主以宣德三年七月望日招其魂而葬焉又以項城命置近田九畆以供歲時祭祀曰死者有知庻幾能安於此而無所恨矣嗚呼喪亂以來姦宄縱恣善柔多隕於非命有能奮勵以討賊而舍生取義

如文遠兄弟者誠少矣雖曰有之其宗族兄弟有能興哀於既久之後而為之歸使祭奠有所如嶷者亦少矣然則彭氏其誠能篤於義哉是皆可表也嶷來京師因其姊婿督府經歷項斐求予言故為之書使歸而刻諸石凡壅者之名諱次第則備載於碑陰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九十三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九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碣銘一 以下正體

吳訥曰碣謂石之特立者近世五品以下則用諸墓以別於碑也文與碑同墓表則有官無官皆可其辭則叙學行德履焉　徐師曾曰按潘尼作黄門碣則碣之作自晉始也唐碣制方趺圓首五品以下官用

之故其題有曰碣有曰碣銘有曰碣頌并序至於專言碣而却有銘或兼言銘而却無銘則亦猶誌銘之不可為典要也文有正體有變體

後漢徵君徐君碣銘　唐張九齡

後漢高士徐君諱穉字孺子南昌人也先生受天元休含道傑出生知而上貫之以一體資清純動適玄妙知道之將廢乃窮則獨善躬耕取資非力不食隣落所處率化無訟在漢之季遭時溷濁不抗迹以庇物故退接

山林不苟利以辱身故進無禄位五辟宰府四舉孝廉
又舉有道就拜太原太守皆辭疾不起延熹二年尚書
令陳蕃僕射南郡胡廣相與上疏極言先生宜爲輔弼
協和人神漢桓帝猶能安車玄纁備禮徵聘而竟不屈
志知時之不可久也然而諸公嘉招雖不之屑及聞薨
卒卒徒步弔祭禮有所尚隻鷄不薄意有所將生芻為
貴士之慮義實衰世之有補仁而見德俾後生之可尋
其廢中權行中慮皆此之類也昔者夷齊介潔而遠去

沮溺野逸而離羣顏闔鑿坏以遁逃接輿狂歌而詭激此誠作者或類沽名夫有所不爲志則偏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生則聡絶在心而經修於世純儉以存戒博愛以體仁應物以會通全已以歸正漢庭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數子直遲庭而已哉靈帝初欲蒲輪聘㑹先生以疾終時年七十二有子曰季登篤行孝悌亦髙尚不仕皇唐開元十五年予忝牧茲郡風流是仰在懸榻之後想見其人有表墓之儀豈孤此

地則先生之德其可没乎銘曰

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斯存英英先生德不可名麟出無應鴻飛入冥道高事遠跡陳名邵勒石舊邦以觀其妙

元魯山墓碣銘　李華

維唐天寶十二載九月二十七日魯山令河南元公終於陸渾草堂春秋五十九服名節者無不痛心嗚呼堂內有篇簡巾褐枕履琴杖簞瓢而已堂下有接賓之位

孫甥受學之室過是而往無以送終名髙之士陸渾尉
梁園喬潭賻以清白之俸遂其喪葬以明月十二日窆
於所居南岡禮也公諱德秀字紫芝延州使君之子後
魏七葉易為元其裔也世有明哲承而述之幼挺全德
長為律度神體和氣貌融視色知教不言而信書易之
易簡黄老之清淨惟公備焉延州即世之後昆弟凋落
慈親羸老無小無大仰飴於公及應府貢如京師不忍
離親躬負安輿往復千里以才行第一進士登科丁艱

聲動無心既過苴菜刺血畫佛像寫經以不背之身申罔極之報食無鹽酪居無爪翦者三年先人未祔於兆身殂當室緘未亡之哀恭調求仕銓試超等補南和尉黜陟使以至行上聞授左龍武軍録事因墜足樂正之憂愀然滿容以甥姪婚仕為念受署魯山令以痼疾不能趨拜故後長吏僉以客禮待之常獲盜未刑屬濵山之鄉稱猛獸為害盜請於庭曰感明府慈仁願殺獸贖罪公哀而許焉僚佐堅請公無變慮乃從破械縱之盜

果屍歐復命吏人老幼咨嗟震動發於廷宇播於四鄰則政化之行可知也公自幼居貧累服齊斬不及親在而娶既孤之後單獨終身人或以絶後諭焉對曰兄有息男不曠先人之祀矣歷官俸禄悉以經營葬祭衣食孤遺代下之日柴車而返南遊陸渾考一畝之宅發八笥之直唯匹帛焉居無扃鑰牆藩之禁達生齊物從其所好時屬歉歲涉旬無煙彈琴讀書不改其樂好事者携酒食以饋之陶陶然脫遺身世涵泳道德拔清塵而

棲顥氣中古以降公無比焉知我或希晦而不耀故也是宜為國老更論道佐世而羔鴈不至沒於空山可勝慟耶所著文章根玄極則道演寄情性則玄于思善人則禮水多能而深則廣吳公子觀樂曠達而妙則現題窮於性命則蹇士賦可謂與古同轍自為名家者也又其惡萬金之藏鄙十卿之祿貴富之辨吾得其真至哉元公越軼古今冲邃冥冥純朗朴渾範於生靈凡與門人吟慕遺風謚曰文行先生從古也夫誄德銘功厥義

有三上以簡神明中以鋪光烈下以督示後人斯文之作由此志也其銘曰

天地元醇降為仁人隱耀韜精凝和葆神道心玄微消息詘伸載龔先猷竭盡報親貞玉白華不緇不磷縱翰祥風蜕跡泥塵今則已矣及吾無身仰德如在瞻賢靡因懐哉永思泣涕銘云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韓愈

公諱啓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琯仍父子為宰

相融相天后事逺不大傳琯相玄宗肅宗處艱難中與

道進退薨贈太尉流聲於茲父乘仕至秘書少監贈太

子詹事公胚胎前光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内目擩耳

染不學以能始為鳳翔府叅軍尚少人吏迎觀望見咸

曰真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轉同州澄城丞益

自飾理同官憚伏衛晏使嶺南黜陟求佐得公擢摘良

奸南土大喜還進昭應主簿裴胄領湖南表公為佐拜

監察御史部無遺事胄遷江西又以節鎮江陵公一隨

遷佐冑累功進至刑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副冑使事為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在省籍籍遷萬年令果辨儆絶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之為舉以為容州經畧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林蠻洞蜒守條死要不相漁劫税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朋友為義在容九年遷領桂州封清河郡公食邑三千户中人使授命書應待失禮客主違言徵貳太僕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使者以

疾卒官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既葬碣墓請銘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閒條葉被澤況公其孫公初為吏亦以門庇佐使於南乃始已致既辦萬年命屏容服功緒卓殊泯獠循業維不順隨失署亡資非公之怨銘以著之

侍御史周君碣　柳宗元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於某貞元十

二年柳宗元立碣於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於墀下史臣書之公公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虖古之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為世軌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没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

者之所悼也故為之銘銘曰

忠爲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為臣軌兮

章明揚墓碣 宋黄庭堅

章君庭字明揚分寧縣之石覲人石覲與余所居雙井阻一溪余在雙井明揚略無一日不來來則諰噂劇飲夜醉驅馬涉溪而歸未嘗見其有憂色也余家有急難明揚未嘗不竭蹶而趨事且一綜理而事皆辦鄉有鬬

者明揚必揚臂於其間排難解紛使皆意滿謝不直而去余嘗與鄉長者評其人似長安大俠髙陽酒徒顧天下安平詼詭譎怪之士虗老田野亦無足怪也元符之元夏六月明揚之子如壎以書走戎州來告明揚死矣且曰將死謂如壎以余之死累黄魯直余為之出涕而為文碣其墓其文曰

鄗夫舌反平地蹇嵯明揚坦坦鄗夫嗟咨戚老羞畀明揚熈熈鄗夫乾没刮利次骨明揚安拙鄗夫在堂較短

量長明揚一觴醉不憒亂簡不廢弛稽古不售教子雪耻四十蓋棺人謂之短吾謂之長彼耄耋老人謂之壽吾謂之殤夫人某氏羞其蘋藻如壎如箎尚克有造石覲之峨松竹連阡卜宮其泂億千萬年

河内李氏先德碣銘　元　姚燧

至大庚戌鄃王府長史兼經歷典食司與所部人匠都府官李惟恭持其鄉士席雲漢狀其祖潤文王使懐之利用庫日民調商征之入吏禄公須之出不遺於受不

僭於發如他人侵蠹以溢其家貧而責償罪没産者皆無之與交人以誠御下以寛禮賢樂善者求表其阡燧曰管庫之官則古委吏亦下士也所可筆者豈專由孫貴耶益鄃王之考初尚主世祖再尚主裕宗自稱晉王克用裔孫為置守冢數十户於鴈門禁民樵牧由分地在高唐即是進爵為王世居靜安黒水之陽為廟以祠孔子元貞始年表賀聖節獨書漢字庶其尊禮斯文者惟恭今臣其子覲其所事者賢若不可辭矧有大此者

懷之為州憲宗大封同姓初國世祖於秦以户寡益封之至元之末以封其孫順宗既之國未至疾返成廟賜名懷寧以王今聖時方撫軍於北皇太后儲皇徃居者二年則懷為三聖龍潛之地傳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爲下士是邦者當宜何哉則君善職管庫者有不必言矣卒以大德乙巳三月十有八日年六十七垂絶猶念惟恭不置曰吾平昔鍾愛是孫今遠宦數千里不及聞吾顧言可憾也哉妣王後二年亦卒二子從鼎從信

孫則惟恭其長初由王府郎中羅忠國使懐聞其好學慤有立志遂與偕北即壻其家進之於王王甚禮之言無不從事必見咨妻卒賜楮緡二千五百為娶元氏子季惟寅銘曰

荀卿子言臂非長升高而招所見彰斯若可用為君方惟懐為州河之陽實為三聖淵龍鄉其間下士雖守藏或小大國君卿當其貴可叅攀鱗翔況復有孫翼賢王遠塞而近孔子堂仕優學以能自彊何畏潛德無輝光

劉府君碣　明　宋濂

烏傷劉君大音字韶父凝貌寡知撫世一以誠人至於不忍欺當四筵合坐讙聲撼屋居處其間默如也或出一言輙中肯綮而萬理皆觧且才識曼絕人多嗜腴田設機穽期必獲焉君曾不舉目睨之世咸以病君君曰吾將利吾嗣耳子柰何欲陷之耶未幾多田夫苦賦斂繁苛械走氷雪中咤曰劉君其智人也哉歲祲盜夜半入君舍攫金以去君揣知其人帥子姓縱跡於野遥見

一家燈熠熠紅君曰此是已隔虎落偵之盜方轟飲與
昧縛送於官盜為衰止即欲盜齰舌相戒曰劉家翁在
何地容吾屬乎族人瀕死子方乳以業券泣授君曰非
君仁厚不足以保此有子與無子同願為盡心焉君藏
券篋笥候子長召而觴之校數以還祖揆弗逮事父訓
復蚤世君每思之必潸然飲泣奉母李夫人唯懼有咈
其志君之弟晉繼於別宗夫人愛之甚臬若布君縱其
欲弗敢靳其焚券周急拯難嫁娶又不一而足嗚呼非

古之所謂吉士者耶君之傳裔有家諜中奉大夫公亮五世祖也家嘗顯矣君雖不登仕版其行無歉者娶余生誠剛魯道四男子及女二賈叔文宋慎其壻也卒以洪武辛亥十二月三日葬以癸丑十二月某日壽七十三墓在瀟溪黃垣之原從先兆也剛既從予學經有文聲而君女又歸於冡孫義當銘銘曰

玉孕於山其木華滋淵産靈珠水則有輝鄉有吉士俗醇而熙一旦死矣吁其悲

布衣李時養墓碣銘　王世貞

李子者名其諱時養其字野泉其別號也李子故隷籍錦衣生而敏頴有異姿於象戲愽塞諸技無所不工習而奕為最超絶當是時天下之名奕南則鮑氏北則顔倫而識者羞為顔左袒李子始猶出其下已而漸與之敵至爭先顔虞其不勝也為罷奕李子既以奕名燕中貴人爭延致之而諸常侍尤數李子坐而奕且飲食也錦衣之校長入白事立庭下顧見而愧之出則呼李子

奕使立庭下李子亦愧之遂翩然下金陵已走吾吴及錢塘諸郡縣所抵無不賓重李子者其寓太倉尤久李子有婦留燕中以病死二子一胥事曹郎一入神樂觀為道士於是吾兄弟為之授室後舉二子一女矣今年九月薄遊嘉興主於李茂才所忽感瘡於腦趨歸僅七日而卒吾兄弟約李子所厚善者具棺葬之北郭毛氏之墓傍李子壯而善啖用可兼三人年雖六十一不異少壯也為人質直無他腸事不避難閒義勇為而性尤

愼默得人之過不以掛口其所主雖累歲月於其家事如不涉也人亦不以嫌避李子以故於其卒咸怪其疾之異而惜其不可再銘曰

前李子奕而敵者鮑與顔後李子奕而敵者程岑與方國手六人耳獨顔與李子僅六十鮑佹及之今其存者方而已所謂程岑者三十餘夭死矣將無心神之過役而天真之劉毁耶抑若用兵之發殺機造物者之所不喜耶野泉生於燕都死於吴而葬於吴葬者誰爾之友

有雛者二疇為守我銘爾藏不爾朽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九十四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九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碣銘二

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唐韓愈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遂盜死

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敢以其稚子汴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為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葢覆其遺嗣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材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是而死於是耶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弔辭遂叙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

君字直之祖諱父孝新皆為官汴宋間君嘗讀書為文

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叅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於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為銘

亡友故校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 柳宗元

嗚呼有唐仁人獨孤君之墓祔於其父太子舍人諱助之墓之後自其祖贈太子少保諱問裕而上其墓皆在灞水之左今王父營陵於其側故再世在此嗚呼獨孤君之道和而純其用端而明内之為孝外之為仁默而智言而信其窮也不憂樂也不淫讀書推孔子之道必求諸其中其為文深而厚尤慕古雅善賦頌其要咸歸於道昔孔子之世有顔回者能得於孔子後之仰其賢

譬之如日月而莫有議者焉嗚呼獨孤君之明且仁遭孔子是有兩顏氏也今之世有知其然者其信於天下乎使夫人也夭而不嗣世之惑者猶曰尚有天道噫乎甚邪君諱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二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為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沒蓋貞元十八年四月五日也是年七月十日而葬鄉曰某鄉原曰某原嗚呼君短命行道之日未久故其道信於其友而未信於天下今記其知君者於墓韓泰安平南陽人李

行諶元固其弟行敏仲明趙郡賛皇人柳宗元河東解人崔廣略清河人韓愈退之昌黎人王涯廣津太原人呂温和叔東平人崔羣敦詩清河人劉禹錫夢得中山人李景儉致用隴西人嚴休復玄錫馮翊人韋詞致用京兆杜陵人

張丞墓碣 明汪道昆

鄭諸生張寅貢太學受浦江丞丞廉歸而殣死葢自丙寅迄於庚午不能喪余故習丞浦江乃今復在行部屬

有司視地南郊外舉丞喪葬之嗟乎士而不饜糟糠則終身阨也丞登澤官貳巖邑非阨矣彼刀筆吏或以簿尉卒史起家率捆載歸猶然厭粱肉即丞非膴浦江非饒奚不簿尉卒史若也且也上農九人上賈千指其下猶能自食百工亦然乃丞閔焉以溝壑終余嘗傷之矣往丞居邑為名高余獨多丞濁世奚宜得此顧羣吏遞若潮汐時至則以新沒故何論清濁哉丞一旦罷槖槖然從諸捆載者歸如之何其不瘠且死也彼其捆載而

還鄉里豈不揚揚有道者視之猶禦耳將不得與農賈百工齒況士乎即丞閔焉以溝壑終卒不失為廉士齊侯千駟夷齊首陽誦義者在此不在彼矣嗟乎鄧伯渠武猶不免為餓人故道有汚隆命有贏詘君子亦惟修身俟之耳如命何余故封丞墓而碣之將以愧簿尉卒史之務自封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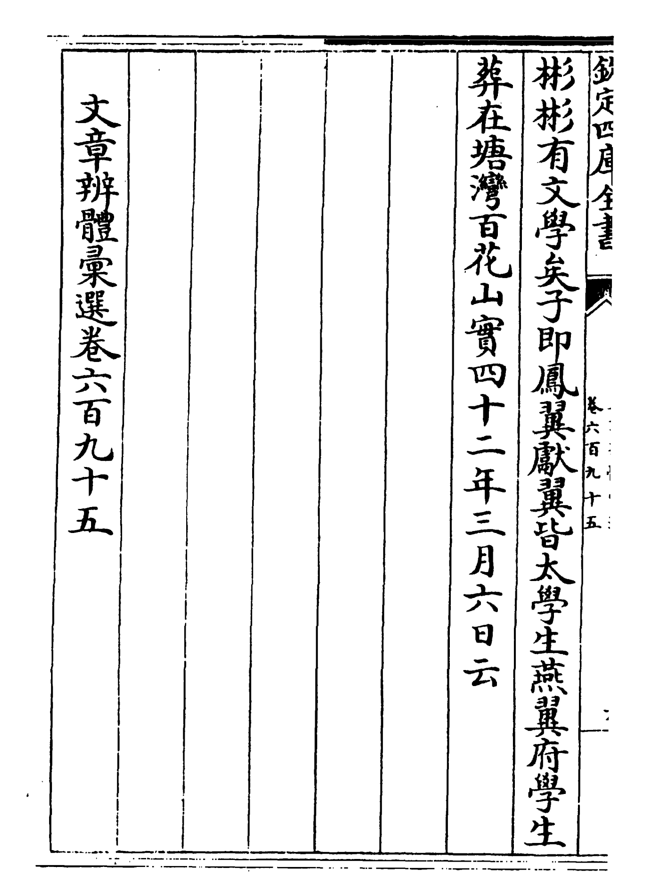
張季翁墓碣 歸有先

古之言能孝者生以致其養死以致其哀而已生以致

其養至於千鐘之奉飲食膳羞百品味之物以為無加焉然猶有毀㱚飲水可以盡其情者死以致其哀至於朱綠龍輴題湊之室以為無加焉然猶有斂手足還葬蓬顆敝冢可以盡其情者凡皆先王所以盡性命之理順萬物之情而使人得而為之者也若人之行善不善不可以責諸其子使為人子務揚前人之善而親之行不能皆善則將有誣其親者矣故不以槩於禮而禮之所得為者生養死哀盡之矣雖然此慮其親之有不善

者也人不能皆無不善故不以責諸其子若其父有善而不彰是非其子之情也然則禮不止於生養死哀而已矣余識張季翁之子獻翼嘗造其室與之飲食而未及見翁然聞其賢久矣先是季翁年六十獻翼與其兄鳳翼徵諸文士爲傳敘數十篇余閱之疑季翁以生人之懽而豫死者之事於是盡終矣季翁其不久乎明年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五日季翁卒然翁之行卒賴諸文以顯故以爲翁之子能盡於生養死哀之外者也於是

請余碣其墓之左夫諸作者詳矣余敢著其大略翁諱
冲字應和其先濠州人國初始占名數於吳數世為富
家翁為人孝友以財讓其昆弟封股以療父疾嘗遊燕
還受人寄千金為盜所掠金主聞被盜頗來訊翁紿曰
金皆在盡以巳資償之而卒不言養寡姪代其戶徭翁
好爲高髻小冠短衣楚製攜吳姬度歌曲為蹴踘諸戲
常在吳城西山水間人以少年輕俠目之而其大節乃
如此至於師史之業而好聚古書為子致千里客蓋皆


彬彬有文學矣子即鳳翼獻翼皆太學生燕翼府學生

葬在塘灣百花山實四十二年三月六日云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九十五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九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碣銘三 別體

諸葛亮故宅碣文 晉李興

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盖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

驤摯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寶釋卧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盖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巳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邉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呉木牛之奇則亦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甃又何秘要昔在顛夭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儔妙畫臧文

既歿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坫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扆涖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凖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隐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歿貴有遺格惟子之勲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乗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覿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

世而反周想魍魎以髣髴冀影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

許由廟碣 唐楊植

堯之聰明由先生成堯之至理由先生始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唐堯之道何尊是知天地間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生人已來避讓之大未有如先生者也若非錙銖九有亢極一夫安能以巖澤枯槁之姿下聖文神武之德則知丹朱得堯

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之性而遺堯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足遺之者守之有餘天用先生粃糠帝王牢籠六合欲先生躬戴清規首出萬古僭賊爲臣之道拜先生廟者得不戒之哉使湯之智讀先生書夏祀不夷也使發之聖得先生夢商廟不墟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先生聖人之潔也於亂則吾用於治則吾潔二者聖人經時之大柄使湯武逢堯舜是必韜用而先潔矣先生逢桀紂是必捨潔而趨用矣則聖道變化豈有殊耶

故喜為雲霞怒為雷雨先生神也生為春夏殺為秋冬先生功也結為山嶽融為川瀆先生壽也星羅月帳巖靈壑靜先生宅也聖人無為金玉在璞先生富也功而不宰人文化成先生道也休光列儀仰道垂師先生文也天機自潔雖死不褻先生武也噫先生所謂稟天之德合地之式居天地中立帝王則噫先生所謂往矣誰能宗見寥廓但箕潁之上唯餘清風噫先生所謂為聖人之大標天地之外揖堯謝舜疇為吾輩我來獨尋請

禱意深再拜刻石取文於心

段君墓碣銘　明楊慎

罷谷之山珥水出焉其清洛洛英靈之淵仲庶氏段徒自金城來宦來居積世有慶粤貞靖君谷蘭蚤芳晚益沉馨隱之而文旣學弗試旣頴而異有茁玉芽在我階阤山曰黙蒼峰曰斜陽有夜者臺君靈攸藏可祭於社可範於里譽有試也辭無圯已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九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碑陰文

徐師曾曰凡碑面曰陽背曰陰碑陰文者為文而刻之碑背也亦謂之記古無此體至唐始有之或他人為碑文而題其後或自為碑文而發其未盡之意皆是也

大明和尚碑陰　　唐　柳宗元

凡葬大浮圖無窾穴其於用碑不宜然昔之公室禮得用碑以窆其後子孫因宜不去遂銘德行用圖久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然則雖浮圖亦宜也凡葬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為碑晉宋尚法故為碑者多法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唯無染寔是來涕淚以求其志益堅又能言其

師他德尤偹故書之碑陰師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王臯裴公胄侍郎令狐公峘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義為弟子又言師始為童時夢大人縞冠素舄來告曰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光笙磬之音衆咸見聞若是類甚衆以儒者所不道而無染勤以為請故末傳焉無染韋氏女世顯貴今主衡山戒法

歸解書彭陽公碑陰　朱閱

古者以死為歸也然則豈死者皆得歸哉故有兇肆之徒壓溺而斃貪暴之輩刑戮以亡謂之不得其死不得其死是不得所歸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辱其親是得所歸矣所歸者猶有數品焉有跛躄而歸者有困窮而歸者有憂覊而歸者有暇豫而歸者有榮顯而歸者有欣喜而歸者有佞媚於生前而得其死者跛躄而歸也愚鄙於生前而得其死者困窮而歸也强暴於生前而得其死者憂覊而歸也三者皆弗其

歸路也正直於生前得其死者暇豫而歸也敏達於生前得其死者榮顯而歸也仁惠於生前得其死者欣喜而歸也三者皆坦其歸路也嗚呼公昔有遺德於其生前矣而今之歸也豈有跛躄困窮憂鞫之苦而無暇豫榮顯忻喜之逸哉公歸之道光矣予感公之知獨來弔作歸解或曰子不識彭陽公而云知豈誣也哉曰公尹洛禮陳商為鄆薦蔡京涖京辟李商隱予偶不識公耳公之知予如春潦之奔壑夏雲之得龍秋弦之發矢冬

鑪之納火埶豈後於三子哉是則公亦知子者也何必識然後知乃曰之知也在道之相望爾昔殷湯與周公不相識孔子與周公不相識孟軻與孔子不相識揚雄與孟軻不相識韓愈與揚雄不相識果不相知哉伊尹與夏桀相識比干與殷紂相識果相知哉今天下大國之侯小國之伯予嘗識之矣目且相視言亦相交豈得為余知也哉予感歎碑下歸解於是書之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杜牧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畊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為強曰彼仁義蝨官也可以置之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吏也而遷以儒分之為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已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士特出言曰黄帝鍊丹砂為黄金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

其藥可如黄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強齊幾於覇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強擗四夷盡非凡主也皆甘其説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為梁國者以筍脯麪牲為薦祀之禮曰佛之教生不可殺以天子之尊捨身為其奴散髪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為之主陰陽鬼神為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辯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之助則其徒不為劣其治不為僻彼四君二臣不為無

知一日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儻不生夫子紛紜冥昧百家鬬起是己所是非己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爲其辭是楊墨駢愼己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爲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爲配未若夫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爲配

自天子至於庶人親北面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哉因引孟子曰生人巳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刻武侯碑陰　孫樵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獻燼矣武侯獨不憒不顧收死灰於蜀欲嘘而再燃之艱乎為力哉是以四稱武岐雍間地不尺潤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然也夫

以武侯之賢寧靡籌其不可也蓋激備隆中天下託不欲曲肱安穀終兒女子手將驅馳死備志耶由是數武侯之所為殆厭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枝者是亦善為兵矣史壽以為短應變真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地曹之君臣將奔走固圉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兵決勝指取耶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憂劉愈明白其萎維何力焉曩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

寄擅刑賞柄魯心不愧畏人不疑黷何意氣明信卓卓也武侯死五百載迄今梁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輿彼屠齊城合諸侯在下矣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九十八至七百二

詳校官中書臣李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張龍升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九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一以下正體

徐師曾曰按誌者記也銘者名也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於世沒則後人為之鑄器以銘而俾傳於無窮若蔡中郎集所載朱公叔鼎銘是也至漢杜子夏始勒文埋墓側遂有墓誌後人因之蓋於葬時述其

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卒葬日月與其子孫之大畧勒石加葢埋於壙前三尺之地以為異時陵谷變遷之防而謂之誌銘其用意深遠而於古意無害也至論其題則有曰墓誌銘有誌有銘者是也曰墓誌銘并序有誌有銘而又先有序者是也然云誌銘而或有誌無銘或有銘無誌者則别體也曰墓誌則有誌而無銘曰墓銘則有銘而無誌然亦有單云誌而卻有銘單云銘而卻有誌者有題云誌而卻是銘

題云銘而却是誌者皆別體也其未葬而權厝者曰權厝誌曰誌某殯後葬而再誌者曰續誌曰後誌殁於他所而歸葬者曰歸祔誌葬於他所而後遷者曰遷祔誌刻於蓋者曰蓋石文刻於磚者曰墓磚記曰墓磚銘書於木版者曰墳版文又有曰葬誌曰誌文曰墳記曰壙記曰槨銘曰埋銘其在釋氏則有曰塔銘曰塔記凡二十題或有誌無誌或有銘無銘皆誌銘之別題也其爲文則有正變二體正體惟叙事實

變體則因敘事而加議論焉　吳訥曰凡碑碣表於外者文則稍詳誌銘埋於壙者文則嚴謹其書法則惟書其學行大節其小善寸長則皆弗録近世弗知者至將墓誌亦刻墓前斯失之矣大抵碑銘所以論列德善功烈雖銘之義稱美弗稱惡以盡其孝子慈孫之心然無其美而稱者謂之誣有其美而弗稱者謂之蔽誣與蔽君子之所弗繇也

貞節先生范史雲銘　漢蔡邕

先生諱丹字史雲陳留外黄人陶唐氏之後也其在周室有士會者為晉大夫以受范邑遂以為氏漢文景之際爰自南陽來家於成安生惠延熹二年官至司農廷尉君則其後也君受天正性志高行潔在乎幼弱固已藐然有烈節矣時人未之或知屈為縣吏亟從仕進非其好也退不可得乃託死遁去親戚莫知其謀遂隱竄山中涉五經覽書傳尤篤易與尚書學立道通久而後歸遊集太學知人審友苟非其類無所容納介操所在

不顧貴賤其在鄉黨也事長惟敬養稚惟愛言行舉動斯為楷式郡縣請召未嘗屈節其有備禮招延虛己迓止亦為謀奏盡其忠直以處士舉孝廉除郎中萊蕪長未出京師喪母行服故事服闋後還郎中君遂不從州郡之政凡其事君過則弼之闕則補之通清夷之路塞邪枉之門舉善不拘階次黜惡不畏强禦其事繁多不可詳載雅性謙儉體勤能苦不樂假借與從事荷負徒行人不堪勞君不勝其逸辟大尉府俄而冠帶或以羣

黨見嫉時政用受禁錮君雖惟其罪閉門静居九族中表莫見其面晩節禁寛困於屢空而性多檢括不治産業以為卜筮之術得因吉凶道治民情以受薄償且無咎累乃鬻卦於梁宋之域好事者覺之應時輙去禁既蠲除太尉張公司徒崔公前後四辟皆不就仕不為禄故不牽於位謀不苟合故特立於時是則君之所以立節明行亦其所以後時失途也年七十有四中平二年四月卒太尉張公兗州劉君陳留太守淳于君外黄令劉

君僉有休命使諸儒叅按典禮作誄著謚曰貞節先生昭其功行録記所履謀於耆舊刋石樹銘光示來世銘曰

於顯貞節天授懿度誕兹明哲允廸德譽如淵之清如玉之素溷之不濁涅之不汙用行思忠舍藏思固伯夷是師史鰌是慕榮貧安賤不恡窮迖甘死守道遺名之故身没譽存休聲載路

玄文先生李子材銘　蔡邕

玄文先生名休字子材南陽宛人也其祖李伯陽周柱下史覩衰世而遁焉其後雄俊豪傑往往崛出自戰國及漢名臣繼踵支冑散逸其遷於宛尚矣王莽竊位漢祚中移考翼佐世祖匡復郊廟錫封茅土卿相牧守於時相逐休少以好學游心典謨既綜七經又精羣緯鉤深極奥窮覽妙旨居則玩其辭動則察其變雲物不顯必考其占故能獨見前識以先神意若古今常難疑義錯繆前人所希論後學所不覽休盡剖判剝散幽暗靡

不昭爛猶發憤於目所不睹體所不閑遂登東岳觀百王遺風習容闕里以協禮衷退而講誨童冠仰焉傳傳如也郡署五官掾功曹司空胡公顯以儒譽特進大鴻臚仍優禮固請秉讓執虛辭此三命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臨寵審己不動其守可謂純潔皓素綽有餘裕者已其於鄉黨細行敦睦九族篤信交友不可得而詳也初娶配出後配未字年既五十苗胤不嗣以永壽二年夏五月乙未卒凡其親昭朋徒相與大會而葬之鼎俎之

禮節文曲備時令戴君臨喪命諡郡遣丞掾冠蓋咸屆
既定而後罷焉於是故好朋舊僉以仲尼既没文不在
兹韞櫝美玉喪莫賈之求而無繼慺爾永思乃刊斯石
懿德是丕銘曰
吁兹先生秉德恭勤天啓哲心其學孔純經緯是綜雅
麗是分行己守道匪禮不遵處約不戚聞寵不欣榮不
能華戚不能振天淑厥命以讓以仁有惠云載惟邦之
珍按典考諡諡以玄文身没名彰配黔作隣遺譽罔極

丕昭億年嗚呼哀哉

自撰墓志　唐王勣

王勣者有父母無朋友自為之字曰無功焉或問之箕踞不對蓋以有道於己無功於時也不讀書自達理不知榮辱不計利害起家以禄位歷數職而一進階才高位下免責而已矣天子不知公卿不識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於是退歸以酒德遊於鄉里往往賣卜時時著書行若無所之坐若無所據鄉人未有達其意也嘗耕東

皐世號東皐子身死之日自為銘焉曰

有唐逸人太原王勣若頑若愚似矯似激院止三徑堂惟四壁不知節制焉有親戚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決疣潰癰無思無慮何去何從壠頭刻石馬鬣裁封哀哀孝子空對長松

文林郎陳公墓誌銘　陳子昂

公諱元敬字某其先陳國人也五世祖太樂梁大同中為新城郡司馬生高祖方慶方慶好道得墨子五行秘

書白虎七變法遂隱於郡武東山生曾祖湯湯為郡主溥湯生祖通通早卒生皇考辯為郡豪傑公河目海口燕頷虎頭性英雄而志尚玄默羣書秘術無所不覽年弱冠早為州閭所服耆長童幼見之若大賓二十一鄉貢明經擢第拜文林郎屬憂艱不仕潛道育德穆其清風邦人馴致如衆鳥之從鳳也時有決訟不取州郡之命而信公之言四方豪傑望風景附朝廷聞名或以君為西南大豪而不知深慈恭懿敬讓以得也州將縣長

時或陳議青龍癸未唐歷云微公乃山棲絕穀放息人
事餌雲母以怡其神居十八年玄圖天象無所不達嘗
晏坐謂其嗣子子昂曰吾幽觀大運賢聖生有萌芽時
發乃茂不可以智力圖也氣同萬里而合不同造膝而
悖古之合者百無一焉嗚呼昔堯與舜禹合得之四百
餘年湯與伊尹合天下歸之五百年文王與太公合天
下順之四百餘年幽厲版蕩天紀亂也賢聖不相逢老
聃仲尼淪溺溷世不能自昌彌四百餘年戰國如糜至

於赤龍赤龍之興四百年天紀復亂寇盜奔突賢聖淪亡至於今四百年矣天意其將周復乎於戲吾老矣汝其志之太歲己亥享年七十有四七月七日己未隱化於私館孤子子昂愚昧鞠然在疚不知所從乃致馴聖人卜宅之義是歲十月己酉遂開拭舊塋奉寧神於此山石佛谷之中岡也銘曰

賢者避地遯其往兮鳳兮鳳兮誰能象兮嗚呼我君懷寶不試孰知其深廣兮悠悠白雲自怡養兮大運不齊

聖賢同兮南山四君不遭漢天子固亦商丘之遺壤兮

館陶郭公姬薛氏墓誌銘 陳子昂

姬人姓薛氏本東明國王金氏之㣲也昔金王有愛子別食於薛因姓焉世與金氏為姻其高曾皆金王貴臣大人也父永冲有唐高宗時與金仁問歸國帝疇厥庸拜左武將軍姬人幼有玉色發於濃華若彩雲朝升微月宵映也故家人美之少號仙子閒竊臺有孔雀鳳凰之事瑶情悅之年十五大將軍薨遂剪髮出家學金仙

之道而見寶手菩薩靚心六年青蓮不至乃謡曰化雲心兮思淑貞洞寂滅兮不見人瑶草芳兮思氤氲將奈何兮青春遂返初服而歸我郭公公豪蕩而好奇者也雜佩以迎之寶瑟以友之其相得如青鳥翡翠之婉孌矣華繁艷歌樂極悲來以長壽二年太歲癸巳二月十七日遇暴疾而卒於通泉縣之官舍嗚呼哀哉郭公怳然猶若未亡也寶珠以含之錦衾以舉之故國途遥言歸未迨留殯於縣之惠普寺之南園不忘貞也銘曰

高丘之白雲兮願一見之何期哀淑人之永逝感紺園之春時願作青鳥長比翼魂魄歸來遊故國

上殤高氏墓志銘　陳子昂

維唐垂拱二年太歲景戌七月二十日殤子高氏卒嗚呼哀哉瓌敷而不王實者有矣夫吾觀顥元機化出入夭壽之數榮落之原皆一受而不易者也悲夫古人之懿中庸不幸短命今復見之於高子子渤海蓨人也黄州府君之幼孫兖丘府君之叔子生而岐嶷實覃實華

越在襁褓神明滋茂童蒙淵敏光潤玉顔八歲始教方書受甲子已知孝悌之道詩禮之規宛丘府君鍾愛之他日嘗趨庭與諸兒戲神情涵泳綽然如鴻雛鵠子有青雲之意也府君美之曰能光我家者此兒十五通左氏春秋及尚書淵騫之志日新宏大矣不幸享年十七遇疾而夭嗚呼哀哉宛丘府君慼慟哀過於禮不恨爾壽之不長惜爾器之不彰夫何苗育今也則亡嗚呼吾將老矣遠爾何哉某年七月殯於家園日月云徂六載

於兹矣天鳳二年龍集辛卯府君方大崇元域以安先兆諸子之柩皆祔焉其年十一月癸卯朔十八日庚申啓殯歸㝗之塋禮也銘曰

來不可遏去不可止唯死與生由生以死於戲殤子噫何往矣傷慈父之肝情獨冥冥而長已死而有知可也若其無知悲爾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九十八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九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二

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 唐韓愈

公諱仲舒字弘中少狐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

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為峽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蘄州刺史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為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搉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又

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税者禁浮屠及老子為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内因山野立浮屠老子像以其誑丐漁利奪編人之産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廪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為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為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於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為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耶是時公方與

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為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遺讒而貶在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為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蘓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閉閤草奏又具為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一旦張下民無不抃呌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

所為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玄暕比部員外郎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弘泰復洄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婿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婿李行修尚書刑部員外郎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已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

其迹萬世之藏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韓愈

公諱溪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第二子十九歲明兩經獲第有司沈厚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賓接門下推舉人士侍側無虛口退而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太師賢而愛之父子閒自為知己諸子雖賢莫敢望之太師累踐大官臻宰相致平治終始以禮號稱名

臣晨昏之助蓋有賴云太師之平汴州年考益高挈持
維綱鋤削荒類納之大和而已其囊篋細碎無所遺漏
繄公之功上介尚書左僕射陸公長源齒差太師標望
絕人聞其所為每稱舉以戒其子楊凝孟叔度以材德
顯名朝廷及來佐幕府詣門請交屏所挾為太師覺始
以秘書郎選參軍京兆府法曹曰伏階下與大尹爭是
非大尹屢黜已見歲中奏為司錄參軍與一府政以能
拜尚書度支員外郎遷倉部郎中萬年令兵誅恒州攻

度支郎中攝御史中丞為糧料使兵罷遷商州刺史糧料吏有忿爭相牽告者事及於公因徵下御史獄公不與吏辨一皆引伏受垢除名徙封州元和六年五月十二日死湘中年四十九明年立皇太子有赦令許歸葬其子居中始奉喪歸元和八年十一月甲寅葬於河南河南縣萬安山下太師墓左夫人鄭氏祔公凡再娶皆鄭氏女生六子四男二女長曰全正惠而早死次曰居中好學善為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曰居敬尚小長女

嫁吳郡陸暢其季女後夫人之子公之母弟全素孝慈友弟公坐事棄同官令歸公歿比葬三年哭泣如始喪者大臣高其行白為太子舍人將葬舍人與其季弟澥問銘於太史氏韓愈愈則為之銘辭曰

物以久弊或以轢毀考致要歸孰有彼此由我者吾不我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

孔左丞墓誌銘 韓愈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戣字君嚴事唐為尚書左

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為禮部尚書禄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為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

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數與相見戣為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茍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拜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權知尚

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拜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為肆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郎令答外按小兒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郎令而以華州刺史為大理卿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内諸州貿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税始至有閲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隷公皆罷之絶海之商有死於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

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
月之拘茍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筭遠近厚守宰俸而嚴
其法嶺南以口為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為奴公一禁
之有隨公吏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
谷諸黄世自聚為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容桂二
管利其擄掠請合兵討之兾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
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黄為類向意
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為寇緩之則

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斂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計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為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為詩美之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

常侍二年而為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
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
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
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穤遵憲溫
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幼公
之昆弟五人載戡戢戳公於次為第二公之薨戢自湖
南入為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葬公於河南
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

孔世卌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尚類也莫與之論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侯曽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

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間元和中嘗

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嘆曰
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
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
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
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
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悉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
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
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

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于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于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肺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援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

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于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于人其文學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于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于一時

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于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

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後人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韓愈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于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絶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耶即提

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撼乃蹐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為其衛冑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

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閿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强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蘄州蕲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中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

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嫗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俟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為嫗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銘

曰

鴞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韓愈

君諱羣字弘之世為滎陽人其祖于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子孫因稱以自別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

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為上等授正字自鄠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之為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後以君為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即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為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即以其

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于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疎數也不為翕翕熱亦不為崖岸斬絶之行俸禄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詼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為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為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嘆者豈列

禦寇莊周等所謂近于道者邪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于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尚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夆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僭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闢佐三府治藹厥蹟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渾樸絶瑕謫甲子一終反玄宅

給事中清和張君墓誌銘　韓愈

張君名澈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强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無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

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與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斯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狗鼠鴟鴉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

以侯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為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轝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間即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筯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

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色祖某
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
某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君嘗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
與之孝順祇修羣女效其所為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
某銘曰
嗚呼澈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喑以為生子獨割
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知死
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

不肖者之咀也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三

唐故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唐韓愈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為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為陳留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歲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

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為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為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為縣令南方三年逢恩俱徙掾江陵半歲邕管奏君為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録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歠揖起趨去無敢闌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為觀察使判官帥它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

能拜三原令歳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許殺牛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為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絶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説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戸租歳徵緜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讙為賀改澧州刺

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官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即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為於京師閒竟閉門死年六十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

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愈前與君為御史被讒俱為縣令南方者也最為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以不久生惟其頎頎以世厥聲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韓愈

君諱公達字大順薛姓曾祖曰希莊撫州刺史贈大理卿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左散騎常侍父曰播尚書禮部侍郎侍郎命君後兄據據為尚書水部郎中贈

給事中君少氣高為文有氣力務出於奇以不同俗為主始舉進士不與先輩揖作胡馬及圜丘詩京師人未見其書皆口相傳以熟及擢第補家令主簿佐鳳翔軍軍帥武人君為作書奏讀不識句傳一幕以為笑不為變後九月九日大會射設標的高出百數十尺令曰中酹錦與金若干一軍盡射莫能中君執弓腰二矢指一矢以興揖其帥曰請以為公歡遂適射所一座皆起隨之射三發連三中的壞不可復射中輒一軍大呼以笑

連三大呼笑帥益不喜即自免去後佐河陽軍任事去
害興利功為多拜協律郎益棄竒與人為同令天子修
太學官有公卿言詔拜國子助教分教東都生元和四
年年三十七二月十四日疾暴卒君再娶初娶琅邪王
氏後娶京兆韋氏凡産四男五女男生輒即死自給事
至君後再絶皆有名遺言曰以公儀之子巳巳後我其
年閏三月二十二日弟試太子通事舍人公儀京兆府
司録公幹以君之喪歸以五月十五日葬于京兆府萬

年縣少陵原合祔王夫人塋銘曰

官不遂歸譏於時身不得年又將尤誰世再絶而紹祭

以不隳

孔司勲墓誌銘 韓愈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為

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

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為君更令改章辭者

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

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為彼不當為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為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卧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為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卧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即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

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葢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君於為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

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為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為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公茍留唯公之所欲為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敢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岊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兹歲

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戣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為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韓愈

畢氏出東平歷漢魏晉宋齊梁陳士大夫不絕入國朝有為司衛少卿貝邢廬許卅刺史者曰憬憬之子構累官至吏部尚書卒贈黃門監是為景公景公生抗為廣

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覆其宗贈戸部尚書尚書生坰家破時坰生始四歲與其弟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誅為賞口賊中寳應二年河北平宗人宏以家財贖出之求增不得增長為河北從事兼官至御史中丞坰既至長安宏養於家教讀書明經第宏死坰益壯始自别為畢氏歴尉臨渙安邑王屋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二日卒於官初罷臨渙徐州節度張建封慕廣平之節死聞君篤行能官請相見署諸從事攝符離令四年及

尉王屋徐之從事有為河南尹者聞君當來喜謂人曰河南庫歲入錢以千計者五六十萬須謹廉吏令畢侯來吾濟矣繼數尹諸署於府者無不變而畢侯固如初竟以其職死君睦親善事過客未嘗問有無既卒家無一錢凡棺與墓事皆同官與相識者事之娶清河張氏女生男四人曰鎬鋞錄銳女子三人其長學浮屠法為比丘尼其季二人未嫁以其月二十五日從葬偃師之土婁銘曰

上古愛民為官求人茍可以任位加其身其後喜權人自求官退而緩者身後人先故廣平死節而子不荷其澤王屋謹廉而神不福其謙嗚呼天與人茍無傷其冗與墳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韓愈

君諱洪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跋氏入夏居河南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而官號大司空後七世至行褒官至易州刺史於君為曽祖易州生婺州

金華令諱懐一卒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為
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尚書水部郎劉復為之銘君
生七年喪其母九年而喪其父能力學行去黄州録事
參軍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餘年行益修學益進
交游益附聲號聞四海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上
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御史崔周楨為補闕皆舉以讓
宣歙池之使與浙東使交牒署君從事河陽節度烏大
夫重胥間以幣先走廬下故為河陽得佐河陽軍吏治

民寛考功奏從事考君獨於天下為第一元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尉校理集賢御書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劉氏女故相國晏之兄孫生男二人八歲曰壬四歲曰申女子二人顧言曰葬死所七月甲申葬萬年白鹿原旣病謂其游韓愈曰子以吾銘銘曰

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為而止於斯

貞曜先生墓誌銘 韓愈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甞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與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為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酆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

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揉之内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為詩劌目鉥心刄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摋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耶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為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為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内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

領興元軍奏為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閿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歛以二人輿歸鄧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賵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于世次為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韓愈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

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縱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縣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于我有德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

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絶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施先生墓　韓愈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

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為之詞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侍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為太學助教由助教為博士太學秩

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婼豪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譽為博士延為太尉太尉之孫始為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跡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平讓

肫肫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為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邪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一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四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 唐柳宗元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於柳州官為斂葬於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

章日哭于野凡十九日唯人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詗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值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冡土是守乙巳于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寶因七日發之乃覯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為曹信是邇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為子䢖焉辛亥啓土有木焉發之緋衣緅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為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

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於汝州龍城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没而祔之矜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倩之鄆州司馬曾祖曰弘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矜由明經為舞陽主簿蔡師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為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時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詶也挈之信也葩之有朱其紱神具列之懇懇來章神實恫汝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

有終宜福是與百越蓁蓁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爾勿忘

故嶺南經畧副使御史馬君墓銘 柳宗元

元和九年月日扶風馬君卒命于守龜祔于先君食卜葬明年某月庚寅亦食其孤使來以狀謁銘宗元刪取其辭曰君凡受署往來桂州嶺南江西荆南道皆大府凡命官更佐軍衛録王府事番禺令江陵戶曹録府事監察御史皆為顯官凡佐治由巡官判官至押番舶使

經畧副使皆所謂右職凡所嚴事御史中丞良司徒佑
嗣曹王皋尚書胄尚書伯儀尚書昌皆賢有勞諸侯其
善事凡曾嶺南五府儲跱出卒致穀以謀叶平哥舒晃
假守州邑民以便安殄火訛殺吏威海鹽增筭邦賦大
減所至皆用是理年七十不肯仕曰吾為吏逾四十年
卒不見大者今年至慮耗終不能以筋力為人羸縮因
罷休以經書教子弟不問外事加七年卒君始以長者
重許與聞凡交大官皆見禮司徒佑嘗以國事徵顧謂

君曰願以老母為累受託奉視優崇至忘其子之去君諱某字某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嗣子隴西李氏出曰徵由進士為右衛冑曹早歿次四子皆京兆韋氏出曰儆曰倣曰敏曰庭女一人嫁柳氏壻曰宗一其銘曰

不懈于位不替于謀慮寖以平撫民以蘇僭火不孽悍吏不牟惟寶于鹽亦贏其籌公以忠施私以義躋既至于年乃靜于懷衣菜膳甘子侍孫攜觀經考古教導斯

齊克壽克樂嗚呼終哉于陰之原爰位其墓千萬子孫來拜來附

故秘書郎姜君墓誌 柳宗元

秘書郎姜蕚字某開元皇帝外孫也始楚國公皎與上游益貴幸子慶初得尚某公主生蕚蕚生三日上曰他物無以餉吾孫即勑有司以第六品誥與緋衣銀魚得通籍出入凡名是官七十某年終不徙然其間在蜀漢荆楚以大諸侯命守州邑輒以勞稱時缺則復命好遊

嗜音以生富貴蓄妓能傳宫中聲賢豪大夫多與連歡後加老風病手足竒右可用不能就官士有載酒來則出妓搏髀笑戲觀者尚識承平王孫故態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桂州都督御史中丞裴公曰噫帝戚也葬不可以廉為具物祭以豚酒月日葬州東南一里子某年若干母曰雷姬銘曰

始賤終貴於世為遂幼榮老窮在物為凶均之得喪誰鈌誰豐若君者銀朱於始生鍾㽞以及壯不矍矍於進

取不施施於驕伉左弦右壺樂以自放雖老而容死未嘗戚乎已與夫拳拳恐悸蒙諂負義得之拘拘榮不益愧以終其身而不能止者不猶優乎

覃季子墓銘 柳宗元

覃季子其人生受書貧甚尤介特不茍受施讀經傳言其說數家推太史公班固書下到今橫竪鉤貫又且數十家通為書號覃子史纂又取鬻老管莊子思晏孟下到今其術自儒墨名法至於狗𧧟草木凡有益於世者

為子纂又百有若干家篤於聞不以仕為事黜陟使取其書以氏名聞除太子校書某年月日死永州祁陽縣某鄉將死歎曰寧有聞而窮乎將無聞而豐乎寧介而躓乎將溷而遂乎葬其鄉後若干年柳先生來永州慼其文不大於世求其墓以石銘銘曰

困其獨豐其辱

筝郭師墓誌 柳宗元

郭師名無名無字父奭雲中大將無名生善音能鼓十

三絃其為事天姿獨得推七律三十五調切密邃靡布爪指運掌擊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屈折愉繹學者無能知自去乳不近葷肉以是慕浮圖道既失父母即棄去兄弟自禿緇入代清涼山又南來楚中然遇其故器不能無撫弄吳王宙刺復州或以告乃延入強之宙號知聲音抃蹈以為神奇會宙貶賀州遂以來性愛酒不能已因縱髮為黃老術薛道州伯高抵宙以書必致之至與坐起伯高褒邪人也嗜其音知善處輒自為擊

節教閽管謹視出入餌仄栢不食穀三年變服遁逃九嶷叢祠中披取之盐善親遇終不屑卒乘暴水入小船下岣嶁山求道篠會歐陽師死不果受張誠副嶺南又强與偕誠死至是抵余時已得骨髓病日猶鼓音四五行居數日盐篤既病自為歌死三日葬州北崗西志其詞曰

雲州生柳州死年五十病骨髓天與之音今已矣丁酉之年秋既季月闕其團於是始心為浮圖形道士仁人

我哀埋勿棄

大府李卿外婦馬淑誌 柳宗元

氏曰馬字曰淑生廣陵母曰劉客倡也淑之父曰總旣孕而卒故淑為南康謳者李君為睦州詆狂冦見誣左官為循州錄過而慕焉納為外婦偕竄南海上及移永州州之騷人多李之舊日載酒往焉聞其操鳴絃為新聲撫節而歌莫不感動其音芺其容以忘其居之逺而名之辱方幸其若是也元和五年五月十九日積疾卒

于湘水之東葬東崗之北垂年二十四銘曰

容之丰兮藝之功隱憂以舒和樂雍佳治彫殞逝安窮

諧鼓瑟兮湘之滸嗣靈音兮永終古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一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二

明 賀復徵 編

墓誌銘五

秘書少監史館修撰馬墓誌 唐李翺

公諱某字盧符宣州刺史玄慶之曾孫著作郎贈少府監恬之子公九歲貫涉經史魯山令元德秀行高一時公往師焉魯山令奇之號公為馬孺子為之著神聰贊

由是名聞中書令郭公子儀奏為懷州參軍充四鎮伊西庭節度巡官從事河陽三城河東三府累轉試大府丞因得太原府倉糶陟使裴伯言謂公堪為諫官薦之於朝并殿中御史充昭義軍節度參謀召為太子左贊善大夫遷主客員外郎使於海東復命授興元少尹入為將作少監改國子司業遷秘書少監又加史館修撰元和十三年十一月己酉寢疾卒公博覽多藝奕棊居第三品家貧未嘗問生業祇以纂錄自樂為事撰歷代

紀録類史鳳池録纂實折桂録新羅紀行將相别傳及所為文總四百八十八卷年登八十官貳秘書職領太史雖不及於富貴亦儒者之難及也夫人潁川陳氏贈潁川郡君先公終三十年餘矣有子七人曰文則由進士補錢塘尉第二第四子文範並早卒曰文同曰文約讀書著文有名於進士塲曰文輿曰溪郎皆恭守家法女五人其存者三人未笄文同等奉公之喪以明年二月祔葬于偃師從先塋謂翶嘗從於史氏之列來請為

誌

唐故浦城縣尉元君墓誌銘 元稹

君諱某字莫之有魏昭成皇帝十七世而生某官某君即某官之次子也少孤母曰渤海封夫人提捧教訓不十四五其心卓然讀書爲文舉進士每歲抵刺使以上求與計去且取衣食之資以供養意義漸聞於朋友間無何宗姪義方觀察福建子幼道遠自孤其行拜言勤求請君俱去太夫人曰吾有爾兄養足矣爾其遂行旋

授建州浦城尉宗姪之心腹耳目之重以至閨門之令
盡寄於君上下不怨誠且盡也又無何宗姪觀察鄜坊
君亦俱去心腹耳目之寄皆如初宗姪歿于公慶號駭
迷謬無所據君自始至卒任持之公慶事公雖及喜慍
不敢專元和中丁封夫人喪痛毒哽咽結氣膏肓既喪
遂卒不散十五年八月二日終于京城南亭年五十八
公慶襄其事夫人濮陽吳氏賢善恭幹生一女女亦惠
和天君前累月嗚呼吳夫人可謂生人太苦矣予與君

伯季之間十歲相得師學然諾出入宴遊無不同也及逾三十年予亦竊位偷名宦進不已然而終無濡縷之力及於君君何足悲適自悲耳銘曰

維元和庚午十一月之四日禽交加六神没于嗟元君歸此室

醉吟先生墓誌銘 白居易

先生姓白名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也秦將武安君起之後高祖諱志善尚衣奉御曾祖諱温檢校都官郎

中王父諱鍠侍御史河南府鞏縣令先大父諱季庚朝奉大夫襄州别駕大理少卿累贈刑部尚書右僕射先大父夫人陳氏贈頴川郡太夫人妻楊氏弘農郡君兄幼文皇浮梁縣主簿弟行簡皇尚書膳部郎中一女適監察御史談弘謩三姪長曰味道廬州巢縣丞次曰景回淄州司兵參軍次曰晦之舉進士樂天無子以姪孫阿新爲之後樂天幼好學長工文累進士拔萃制策三科始自校書郎終以少傅致仕前後歷官二十任食祿

四十年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釋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風月歌詩琴酒樂其志前後著文集七十卷合三千七百二十首傳於家又著事類集要三十部合一千一百三十門時人目為白氏六帖行於世凡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喪所經所遇所適一事一物已上布在文集中開卷而盡可知也故不備書大歷六年正月二十日生於鄭州新鄭縣東郭宅以會昌六年月日終於東都履道里私第春秋七十有五以某年月日葬於華州下邽

縣臨津里北原祔侍御僕射二先塋也啓手足之夕語其妻與姪曰吾之幸也壽過七十官至二品有名於世無益於人褒優之禮宜自貶損我歿當斂以衣一襲送以車一乘無用鹵簿葬無以血食祭無請太常謚無建神道碑但於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傳一本可矣語訖命筆自銘其墓云

樂天樂天生天地中七十有五年其生也浮雲然其死也委蜺然來何因去何緣吾性不動吾行屢遷已焉已

焉吾安往而不可又何足厭戀乎其間

唐太原白氏下殤墓誌　白居易

白氏下殤曰幼美小字金剛奴其先太原人高祖諱志善尚衣奉御曾祖諱温都官郎中王父諱鍠河南府鞏縣令先府君諱季庚大理少卿山東别駕先太夫人潁川陳氏封潁川縣君幼美即第四子也既生而慧既孩而敏七歲能誦詩賦八歲能讀書皷琴九歲不幸遇疾夭徐州符離縣私第貞元八年九月權窆于縣南原元

和九年春二月二十五日改葬于華州下邽縣義津鄉北岡祔于先府君宅兆之東三十步其兄居易行簡邈然已孤撫哀臨穴斷手足之痛其心如初且號其銘誌于墓曰

嗚呼剛奴痛矣哉念爾九歲逝不迴埋魂閟骨長夜臺二十年後復一開昔葬苻離今下邽魂兮魂兮隨骨來

淮南支使杜君墓誌銘　杜牧

君諱顗字勝之曾祖凉州節度使襄陽公贈左僕射希

望大父司徒平章事太保致仕岐國公贈太師佑皇考
駕部員外郎贈禮部尚書從郁君幼孤多疾目視昏近
先夫人不令就學年十七讀尚書十三篇禮記七篇漢
書至賈誼傳不復執卷年二十四明年當舉進士始握
筆草闕下獻書與裴丞相度指言時事成合數千字不
半歲遍傳天下進士崔岐有文學峭澁不許可人詣門
贈君詩曰賈馬死來生杜顗中間寥落一千年二十五
舉進士二十六一舉登上第時賈相國餗為禮部之年

朝士以進士干賈公不獲有傑強毀嘲者賈公曰我只以杜顗敵數百輩足矣始命試秘書正字𠪿使判官李丞相德裕出為鎮海軍節度使辟君試協律郎為巡官後貶袁州語覩善曰我聞杜巡官言晚十年故有此行太和九年夏君客揚州六月授咸陽尉直史官君曰訓注必亂可徐行俟之至汴二凫敗及洛以疾辭東下居州之龍興寺丞相牛公僧孺請君入幕府君謝曰李公在困未願副知已開成二年春目益昏冬遂喪明李為

淮南節度使復請為試評事兼監察御史支使凡收自馮翊迎醫石生曰是狀𦢊脂下融名曰内障如蠟塞管蠟去管明俟脂凝可以抉去無不愈者後二年石曰可治治不效自馮翊别迎醫醫曰嗟乎障有赤脉如木根横出牢不可斷是法名曰日脚内瘴生日脚者法不可治君因居淮南築室治生不復言治眼事聞於天下無不嗟歎君安泰自如令人旁讀十三代史書一聞不遺客來與之議論證引聽者忘去年四十五大中二年五

月二十五日卒男曰麟師年十歲女曰署兒始五歲六年二月八日歸葬先塋實萬年縣洪原鄉少陵西南二里牧今年五十假使更生十年為六十人不夭矣與君別止三千六百日耳況早衰多病敢期六十人乎忍不抑哀以銘吾弟銘曰

古之達人以生為寄為夢以死為歸為覺不知生偶然乎其有裁受乎偶然即泯為大空與不生同其有裁受乎嗚呼勝之今既歸而覺矣其自知矣何為其然乎嗚

嗚呼哀哉

平盧軍節度巡官李府君墓誌銘　杜牧

牧太和元年舉進士第貢於上都有司試於東都在二都羣進士中往往有言前十五年有進士李飛自江西來貌古文高始就禮部試賦吏大呼其姓名熟視符驗然後入飛曰如是選賢耶即求貢如是自以為賢耶因袖手不出明日逕返江東牧曰誠有是人吾輩不可得與為伍矣後二年事故吏部沈公於鍾陵宣城為幕吏

兩府凡五年間同舍生蘭陵蕭寘京兆韓乂博陵崔壽每品量人之等第必曰有道有學有文如李處士勘者寡矣是畢進士不舉嘗名飛者牧益恨未面其人且喜其人之在位也大和九年為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令諫議大夫李仲敏左拾遺韋楚老前監察御史盧簡求咸言於牧曰御史法當檢謹子少年設有與游宜得長厚有學識者因訪求得失資以為官洛下莫若李處士勘牧謝曰素所恨不見者即日造其廬遂旦夕往來開成

元年春二月平盧軍節度使王公彥威聞君名挈畀詞于簡副以幣馬請為節度巡官明年春平盧府改君西歸病於路卒於洛陽友人王廣思恭里第享年若干君諱勘字定臣七代祖渤海王奉慈祖杠衢州盈川令父登婺州浦陽尉浦陽晚無子夫人吳興沈氏夢一人狀甚偉捧一嬰兒曰予為孔丘以是與爾及期生君因名曰天授君幼孤旁無羣從可以附託年十餘歲即好學寒雪拾薪自炙夜無燃膏默念所記年三十盡明六經

書解決微隱蘊融雪釋鄭玄至於孔穎達輩凡所為疏
注皆能短長其得失一舉進士恥不肯試歸晉陵陽羨
里得山水居之始開百家書緣飾事業每有小功喪訖
制不食肉飲酒語言行止皆有法度陽羨民有鬬諍不
決不之官人必皆以詣君所著文數百篇外於仁義一
不關筆常曰詩者可以謌可以流於竹鼓於絲婦人小
兒皆欲諷誦國俗薄厚扇之于詩如風之疾速常痛自
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

所破壞流於民間疏于屏壁子父母女交口教授謠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膚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後代知有發憤者因集國朝已来類於古詩得若干首編為三卷目為唐詩為序以道其志居江南秀人張智實蕭寛韓乂崔壽宋祁楊發王廣皆趨君交之後皆得進士第有聲名官職君尚為布衣然於君不敢稍怠君在洛中困甚河南節度使蕭洪移鎮鄜州諫議大夫蕭俶以君言於洪洪素敬諫議郎欲謁君以

請君曰人間譁言洪盜籍外戚一窺其面能易吾死尚且不忍死況為其黨乎居數月洪果敗娶弘農楊氏女早卒子二人長曰審之次曰咢郎始五歲以某月日權葬于常州宜興縣某鄉里某於君為晚交得君最厚因為之銘曰

命如煙雲道比宮宅煙雲飄揚莫知往來為道不至無以偃息有道有命偶然相值命不在我不肖亦貴豈可指此與彼為市嗚呼定臣曰德孔修曰學必聖飭我兢

兢不一言命可傳其心以教後生嗚呼哀哉

自撰墓銘 杜牧

牧字牧之曾祖某河西隴右節度使祖某司徒平章事岐國公贈太師考某駕部員外累贈禮部尚書牧進士及第制策登科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江西團練巡官轉監察御史裏行御史淮南節度掌書記拜真監察分司東都以弟病去官授宣州團練州判殿中侍御史内供奉遷左補闕史館修撰轉膳部比部員

外郎皆兼史職出守黄池睦三州遷司勲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以弟病乞守湖州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誥周歲拜中書舍人某平生好讀書為文亦不出人曹公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因注其書十三篇乃曰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無以加也後當有知之者去歲七月十日在吳興夢人告曰爾當作小行郎復問其次曰禮部考功為小行矣言其終典耳今歲九月十九日歸夜困亥初就枕寢得被勢久酣而不夢有人朗

告曰爾改名畢十月二日奴順來言炊將熟甑裂予曰皆不祥也十一月十日夢書片紙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傍有人曰空谷非也過隙也予生於角星昴畢於角為第八宮曰病厄宮亦曰八殺宮土星在焉火星繼木星上楊晞曰木在張於角為第十一福德宮木為福德大君子救於其旁無虞也予曰自湖守不周歲遷舍人木還福於角足矣土火還死於角宜哉復自視其形視流而疾鼻折山根年五十斯壽矣某月某日終于安仁里

妻河東裴氏朗州刺史偃之女先某若干時卒長男曰
曹師年十六次曰柅柅年十二別生二男曰蘭曰興一
女曰真皆幼以某年月日葬于少陵司馬村先塋銘曰
後魏太尉頠封平安公及子九世皆葬少陵嗟爾小子
亦克厥終安于肅宮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二